

窥 视 者

阿兰·罗布-格里耶 著

Alain Robbe-Grillet

LE VOYEUR

本书根据 Editions de Minuit 1955 年版本译出

窥 视 者

〔法〕阿兰·罗布-格里耶著

郑永慧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 字数 138,000

1979 年 8 月第 1 版 197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0 册

书号：10188·93 定价：0.64 元

内 部 发 行

第一部

三十年前，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有一只很大的硬紙盒子，原来是装鞋子的，他却用来收藏他所搜集的一股股小绳子。他并不是任何小绳子都收藏：质量低劣的他不要，用得太过旧、走了样或者脱了线的不要；太短而又派不了什么用途的也不要。

他面前的这股小绳子一定符合他的需要。这是一条很好的小麻绳，一点儿没毛病，被人小心地卷成8字形，在打结的地方还密密地绕了几圈。它一定很长：起码有一公尺，甚至两公尺。一定是什么人把它卷起来留待将来使用，或者准备收藏，后来不小心遗落在那里的。

馬弟雅思弯下身去捡绳子。当他直起腰来的时候，他发觉右边离他没几步路的地方，有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在严肃地注视着他；她的两只大眼睛安静地望着他。他微微地笑了笑，可是她并没有用笑容来回报他；过了几秒钟，他才看见她的眼珠转向他的胸前，望着他拿在手中的这根绳子。他更其仔细地观察了一下这股小绳子，并没有感到失望。这真是件很好的收获：绳子光亮而不过度，绞得精细而整齐，显然十分结实。

一刹那間，他似乎认出了这根小绳子原是他自己在很久以前遗失的东西。过去一定有过那么一根一模一样的小绳子曾经在他的心目中占据过很重要的位置。是不是和别的小绳子一起藏在鞋盒里的那一根呢？他的回忆馬上轉向一片阴沉沉的雨天景色，而小绳子在那种景况

下是无关重要的。

这根小绳子，他本来只要放进衣袋就行了。可是他刚一移动臂膀，就停住了这个动作，察看着自己的手，臂膀仍然犹豫不决地半屈着。他看见自己的指甲太长，这是他早已知道了的。他还发现指甲长得过份尖，当然这并不是他削成这种样子的。

女孩子始终朝他这边望着。可是很难断定她究竟是望着他，还是望着他背后的什么东西，或者根本就什么东西也没有望；她的眼睛似乎睁得太大，以致于不可能集中在一件孤立的物体上，除非这件物体的体积非常庞大。她一定是在凝视着大海。

马第雅思放下臂膀。发动机突然停了。轮船的震动霎时停止，轮船开行以来一直伴随着它前进的那种闹声也就同时消失了。全体乘客都保持沉默，动也不动，互相挨肩接踵地站在拥挤不堪的舱旁走道的入口上；他们马上就要从这里下船。他们作好下船准备已经好一会儿，大多数人手里都提着行李。大家的脸都转向左边，眼睛盯着防波堤的堤面；堤面上有二十个人左右挤在一起，同样地沉默、一动不动，正在打量着小轮船的乘客，找寻熟悉的面孔。岸上的人的表情和船上的人一样：紧张，几乎带点焦急，僵直和没有表情得出奇。

轮船向前淌去，只听见船身淌过时、海水裂开、向船身两侧流去的声音。一只灰色的海鸥从船后飞来，速度

稍稍超过船速；它在防波堤前面慢慢越过左舷，动也不动似地滑翔着，飞行高度和船桥一样高；它把头侧向一边，用一只眼睛向下窥探——一只浑圆的、毫无表情的、没有感觉的眼睛。

电铃发出一下响声，机器又开动起来。輪船轉了一个弧形的弯，慢慢地靠近碼頭。从另一边船舷上，可以望見岸上的景物迅速地展現：首先是有黑白横条的、肥矮的灯塔，然后是半坍塌的要塞碉堡，蓄水船塢的水閘，堤岸上的一排排房屋。

“今天，船准时了，”一个人說。另一个人糾正：“差不多准时。”也許先后說話的是同一个人。

馬弟雅思看了看手表。渡海時間恰好三小时。电铃又响了；过了几秒钟，又响了一次。一只灰色的海鷗，和第一只一模一样，向着同一方向，以同样緩慢的速度，沿着同样的一条横彈道綫飞翔；它的头有点側，它的喙傾斜着、指向地面，眼睛凝視不动。

輪船似乎不再向任何方向前进。可是船尾傳來水流被螺旋桨猛烈攪动的声音。离船已經很近的防波堤，比甲板高出几公尺；現在一定是退潮的时候。輪船即将停泊的那个碼頭露出了下半截，这部分的桥面比較平滑，被水浸成褐色，一半布滿綠色的蘚苔。只要注意观察，就能看出这个石块砌成的坡岸正在不知不觉地靠近輪船。

这个石块砌成的坡岸是一个傾斜的梯形物，由两个

垂直的平面交切成銳角：一个平面是防波堤的笔直的堤壁，堤壁的末端和碼頭接連；另一个平面是通到防波堤上的斜桥桥面。斜桥在防波堤上由一条橫綫接連起来，直通碼頭。

由于透視的效果，碼頭看起来比实际距离要远些。它以自己为中心，沿着那条主綫两旁伸出一束平行綫，明显地勾划出一系列的矩形平面；在晨光的照耀下，这一块块矩形平面更显得清楚明晰。橫的平面和直的平面互相間隔着：一块橫的矩形平面是堤上圍牆的牆頂，圍牆建筑在防波堤临海的一边，保护着堤面的走道；另一块直的是圍牆的內壁；又一块橫的是堤面的走道；再一块直的是沒有遮护、徑直插入港內水面的堤壁。两块直的平面籠罩在阴暗中；两块橫的平面則被阳光照得閃亮——那就是全部圍牆的牆頂和大部分堤面走道，只有走道上被圍牆投影遮沒了的那一条狹长地带是阴暗的。照理，在港內的水上还应该看得見全部建筑物的倒影，而且按照平行綫的排列順序來說，水面上还应该看得見通到碼頭去的笔直的堤壁的倒影。

到了防波堤的末端，建筑就复杂化起来；堤面分成两部分：近圍牆一边是一条通向信号台的小路，另一部分就是插入水面的斜桥。引人注目的就是从側面望見的这个斜桥的傾斜长方形。旁边堤壁的影子把斜桥桥面按对角綫切成两半，清楚明白地呈現出一个阴暗的三角形和一

个明亮的三角形。

其余的平面是混浊不清的。由于港内的水不够平静，不可能看清楚防波堤的倒影。同样，防波堤的暗影在水面上只构成很不明确的一条长带，不断地被起伏的水面打乱。堤面走道上围墙的倒影也逐渐和围墙的墙身连成一片。此外，走道和围墙上堆满了在太阳底下晒干的渔网、空箱子和高大的柳条篮子——那是些捕大虾和龙虾的篮子，采牡蛎的筐筐，捕蟹的笼子。奔过来接船的人群，就在这些杂物堆中费劲地绕着路走。

行驶在退潮的水面上的轮船，船身的位置是那么低，因此从甲板上简直什么也看不见，只看见防波堤的笔直的堤壁。堤壁的上下两条横线形成透视线，一直通到码头，到了信号台前不远的地方，堤壁被停泊轮船的斜桥切断。斜桥是倾斜的，下半段的桥面比较光滑，被水浸成褐色，一半布满了绿色的藓苔。轮船和斜桥的距离始终是那么远，仿佛轮船完全停止了前进似的。

可是只要仔细观察，就能看出这个石块砌成的坡岸正在不知不觉地靠近来。

早晨的太阳象通常一样有点朦胧，几乎叫人分辨不出暗影——可是阳光仍然明亮得能够把这个斜桥分成对称的两半，一半比较阴暗，另一半比较明亮，形成一个尖嘴直指斜桥的下端，水在那里沿着斜坡升上来，在海藻中间拍击着。

小輪船逐漸挪近這個從陰影中浮現出來的三角形石坡；輪船的动作本身也是側斜的，而且緩慢得愈來愈接近於完全停頓。

海水在斜橋的凹角里均衡地、有節奏地漲落着，雖然漲落的幅度和節奏有輕微的變化；肉眼可以看得出這些變化，但總不超過十公分和二三秒鐘。在斜橋的下端，大簇的綠色海藻隨着海水的漲落，時而隱沒，時而露出水面。不時有一個較強的回頭浪打亂了海水有節奏的搖晃：兩股水撞在一起，發出一下清脆的打擊聲，進出的水花濺射到堤壁上較高的地方。這種回頭浪的間隔距離顯然是有一定的，雖然間歇的時間有長有短。

輪船繼續挪動，船邊和斜橋的邊平行；只要輪船繼續沿着防波堤前進——或者假定它在繼續前進——船和斜橋間還存在着的那段距離就會逐漸縮小。馬弟雅思在設法找尋一個標記。在斜橋的凹角里，海水一漲一落地沖擊着褐色的石頭堤壁。這裡離海岸已相當遠，水面上再也看不見那些把港口弄得肮里肮脏的零碎漂流物。斜橋腳下隨着海浪時沉時現的那些海藻——鮮潔而又光亮，象從海底里撈起來的一樣；它們大概從來不會在水面上露出過很久時間的。每一個小小的波浪沖上來的時候都要帶上來一些松散的海藻，馬上又把它們帶着后退，使得它們的糾纏在一起的帶狀根莖軟綿綿地平攤在濕淋淋的石頭上，順着斜坡的方向躺着。不時有一個較強的浪頭

冲得高些，退下去时把一小潭闪着亮光的水遗留在石块的縫隙中，把天空反映出来，可是只经过短短的几秒钟就干涸了。

馬弟雅思终于在斜桥背后的笔直的堤壁上找到了一个8字形符号；这符号刻得相当明确，可以用作标记。符号的位置恰在他的对面，换句话说，再过去四五公尺就是那斜桥从堤壁那儿突出的所在，这标记就在那个所在的左面。一个浪潮涌来，把标记淹没了。他尽力不挪动眼睛，继续盯着标记原来的位置。三秒钟以后，他又看见了那个位置，可是他不能肯定他正在望着的就是那个标记：石头上还有别的凹凸屈曲的地方，样子看来完全象——也并不更象——他记忆中的那两个连在一起的小圆圈。

什么东西跌了下来浮在水面上，是从防波堤上扔下来的——是一个纸团，颜色和普通香烟壳子的颜色相同。在斜桥的凹角里，水涌了上来，恰好撞着从斜桥上冲下来的一个较猛的回头浪。这个定期的冲击恰好发生在漂浮着蓝色纸团的地方，纸团在冲击声中被水淹没了；几滴水花溅射到陡削的堤壁上，同时一个猛烈的激浪再一次淹没了那簇海藻，还继续冲上去，一直淹没了石块间的縫隙。

浪头马上退走；柔软的海藻平摊在被水打湿的石头上，一簇簇地朝着斜坡的方向并排躺着。在那个明亮的

三角形里，小潭的水反映着天空。

那潭水还没有完全流光以前，水面的亮光突然昏暗起来，仿佛被一只大鳥飞过遮沒似的。馬弟雅思抬头仰望。一只冷酷的灰色海鷗从后面飞来，用同样緩慢的速度，又一次沿着橫彈道綫飞翔；两只翅膀动也不动，向两边展开，构成两个弧形，两个翅尖稍微下垂，头向右边傾側，用一只渾圓的眼睛观察着水面——不是水面就是那条輪船，或者什么都不是。

那潭水如果是被一只海鷗的投影遮沒的話，从它們双方的位置看来，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

在那个明亮的三角形里，石块之間的縫隙已經干了。波浪在斜桥的最下端涌上来，把海藻冲得向上翻倒。左边离开四五公尺的地方，馬弟雅思看見了那个刻成8字形的标記。

那是一个横8字：两个圓圈大小相等，直徑稍稍小于十公分，两圓相切。在8字的中心，有一个微紅色的瘤状物，长滿了铁锈，很象以前在这里釘过一顆铁釘似的。过去可能有一顆螺旋釘扣着一只铁环，和堤壁垂直，退潮时浪头把铁环冲击得随意向左右摆动，日久天长，就在两边留下两个圓圈。这只铁环那时候一定是用来拴住纜索，让船只在碼頭前面停泊的。

可是铁环的位置太低，几乎經常被水淹沒——有时甚至在水下几公尺。而且铁环的直徑不大，和通常使用

的纜索大小不相稱，甚至小漁船的纜索也不行，看來只能用來拴住一些較粗的小繩子。馬弟雅思把視線轉了九十度角，望了望擠在一起的旅客，然後低下頭來凝視甲板。人們經常告訴他這件事：一個下雨天，父母把他獨個兒留在屋子裡，他沒有動手做第二天要交的算術作業，卻花了整個下午坐在屋後的窗戶前面，繪畫一只棲息在花園柵欄的一根木桩上的海鷗。

那是一個下雨天——表面上和別的下雨天沒有什麼兩樣。他對著窗戶坐着，靠着那張嵌進窗台裡的沉重的桌子，拿了兩本很厚的書墊在椅子上，為了用起筆來方便點。房間裡無疑十分陰暗，大概只有桌面承受了足夠的外來光線，使得上了蠟的橡木桌面閃耀發亮——可是也幾乎沒有發出什麼亮光。練習簿裡的一頁白紙就是唯一的真正明亮的白點，也許還有孩子的臉——更嚴格點說，還有他的一雙手。他坐在兩本字典上面——大概已經坐了几个鐘頭。他的圖畫差不多完成了。

房間裡很陰暗。外邊下着雨。那只肥大的海鷗動也不動地棲息在木桩上。他沒有看見它飛來。他也不知道它從什麼時候起就棲息在那裡。通常海鷗是不會飛得這麼靠近房屋的，即使在最壞的天氣也不會，雖然花園和海之間只隔着一片三百公尺的光禿禿的曠野。這片曠野高低起伏，通向海岸的一個凹口，凹口左邊就是懸崖的崖腳。花園也無非是一塊方形的荒地，每年在這裡種些土

豆，为了防止羊群闖进来，才用木桩釘上铁絲圍起来。木桩过份粗大，毫无必要，說明原来不是派这种用途的。植在中央小徑尽头的那根木桩比其余的木桩更粗大，它所支持的那扇格子門却是輕便的。这根圓柱形木桩是一株松树树干，树皮还没削干淨，它那离地有一公尺半的頂端差不多是平坦的，正是海鷗最理想的栖息之所。海鷗露出側面，头順着柵栏的方向，一只眼望着海，另一只望着屋子。

在柵栏和房屋之間的这块方形园地，每年到这时期就看不見綠草；地上一大片象地毡似的枯死的植物，几天以来浸在雨水里腐烂，少数晚秋的莠草还从这片地毡里钻出来。

这天天气很宁靜，沒有一絲儿风。連綿不絕的、毫不猛烈的細雨即使遮断了地平綫，但在較近的距离之内、却不足以使人視綫模糊。恰恰相反，簡直可以說，經過洗滌的空气給距离最近的物体带来了好处：使它們增添了一层光輝——对于淺顏色的物体，例如海鷗，就尤其是这样。他不仅画出了海鷗的身体輪廓，合攏着的灰色翅膀，唯一的一只脚（这只脚恰好遮沒了另一只），白色的头和渾圓的眼睛，而且描出了它的上下喙合攏在一起的那道曲綫，向下弯的喙尖，尾巴和翼端的一片片羽毛，甚至整条腿上彼此交叠在一起的鱗片。

他的画画在一張十分平滑的紙上；用的是一根硬鉛

心鉛筆，削得很尖。他畫的時候雖然下筆很輕，免得在下面幾頁上留下筆痕，但他勾出的線條却是清晰而墨黑的；由於他特別小心要把海鷗忠实地描繪下來，因此根本不需要揩拭。他的腦袋俯下來，對着那幅畫，兩條前臂擱在橡木桌子上，兩條腿懸空吊着，他開始覺得在這個不太舒服的座位上坐得太久，疲勞了。可是他不想動。

在他背後，整個屋子是空洞和黑暗的。前面臨街的幾間房間，除了早晨有陽光照耀以外，比別的房間更陰暗。他坐下來繪畫的這一間，只有一個窗戶讓光綫射進來；這窗戶是一個方形的小窗，深深地嵌在厚厚的牆壁里。牆上糊壁紙的顏色十分幽暗，家具高大而笨重，全是深色的木头制成的，一件件地緊擠在一起。房間里起碼有三只龐大的衣櫃，其中兩只並排放在一起，面對着通向走廊的那扇門。在第三個衣櫃的最下面一格的右邊角落里，放着他收藏小繩子的鞋盒。

斜橋凹角里的海水時漲時落。那個藍色的紙團，很快就完全濕透，已經半展開着，正在水面下幾公分的兩個水波之間游泳着。現在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它是一個普通的香煙盒子。它隨着海水的波動時而上升、時而下落，可是始終在同一條垂直綫上——既不靠近也不離開那個堤壁，既不移向左方也不移向右方。對馬弟雅思來說，它的位置是容易確定的，因為他望過去，恰好和刻在石頭上的那個8字形標記處在同一方向。

他证实了这一点以后，又在离开这个标记一公尺左右而高度相同的地方，发现了第二个横 8 字形状——也是并排的两个圆圈，中间也有微红色的瘤状物，很象是一根铁钉的残余。那么，原来装在那里的应该是两个铁环。一个浪头打过来，靠近斜桥的那个横 8 字马上消失了；接着另一个也被水淹没。

水退到笔直的堤壁上，又涌过来，正好和斜桥上冲过来的一个回头浪相撞，激起了一股圆锥形的水柱，响起了一下拍打声，几滴水珠向四面落下来，然后一切复归原状。马第雅思用眼睛找寻那只漂浮在水上的香烟盒子——再也说不准它会在什么地方浮起来了。他面对窗口坐在那张嵌进凹窗口的沉重的桌子座位上。

窗户差不多是方形的——宽一公尺，高度也相仿；装着四块一样的玻璃，没有窗帘，也没有挡风布。天下着雨。海虽然很近，却望不见海。已经是大白天，窗外射进来的光线仍然只能使上过蜡的桌面发出十分微弱的反光。房间里的其余部分十分阴暗，因为房间的面积虽然很大，却只有这个唯一的窗户，而且由于墙壁十分厚，窗户还象是陷在凹洞里似的。方形的桌子由深色橡木制成，半边嵌进窗台里面。桌子上的练习簿和桌边平行，簿子里的一页白纸构成房间里的唯一白点——且不去计算桌子上方那四个较大的长方块，也即那四块面对着雾中景色的窗玻璃。

他坐在一張笨重的椅子上，屁股下面墊着兩本字典。他在繪畫。他畫的是一隻肥大的灰白色海鷗，通常稱為白海鷗的那一種。海鷗呈現出側影，頭朝右邊。畫面上看得出海鷗的上下喙合攏在一起的那條弧綫，還看得出尾巴上和翼端的羽毛，甚至它腿上相互交疊的鱗片。可是這幅畫給人的印象是：畫上還缺少了些什么東西。

畫上還缺少了些什么東西，可是很難說得出到底缺少的是什麼。只是馬弟雅思認為，一定是什麼地方畫得不行——或者漏畫了。現在他的右手里拿着的不是鉛筆，而是他剛從輪船甲板上撿到的那團繩子。他望着面前的那群旅客，仿佛想從他們當中看見那位失主微笑着走過來向他討回失物。可是沒有人注意他，也不注意他撿到的東西；大家繼續背朝着他。稍後一點，那個小女孩同樣帶着一種被人拋棄的神氣。她靠着一根鐵柱子站着；那根鐵柱子支持着上層甲板的一只角。她雙手操在背後，貼在腰眼上；兩條腿僵直而稍稍分開，腦袋倚在柱子上；即使在这种略嫌過份僵硬的姿勢中，她依舊保持着優雅姿態。她的臉上流露出富有自信和深思熟慮的溫柔表情，那是想象力豐富的好學生都有的表情。自從馬弟雅思注意到她以後，她始終保持着同樣的姿態；總是向着同一個方向凝視——那方向剛才是大海，現在則是那矗立着的、陡削的防波堤堤壁——離他們很近。

馬弟雅思把那股小繩子塞進他的短襖口袋里。他發

觉自己的右手空了，指甲太长太尖。为了使这五只手指有点东西可拿，他把那只一直用左手提着的小箱子的提手拎在这五只手指里。这是一只样式流行的箱子，外表坚固结实，令人放心：材料是一种十分坚韧的“纤维”，颜色是红褐色，加固的八只箱角颜色更深些——介乎墨黑和咖啡之间。提手是用一种仿皮的，较为柔软的材料制成的，用两个金属环扣在箱子上，这锁、两扇交链和每只箱角外面的三颗大圆钉钉头，看来似乎是铜制的，象提手上的环扣一样，可是箱底的四颗圆钉钉头已经稍稍磨损，暴露出了真面目：原来是薄薄地镀了一层铜的白色金属；其余的二十颗圆钉显然也是同样的货色，毫无疑问，箱子上别的金属也是一样的。

箱子的里层衬着印花麻布，乍一看，麻布上的印花似乎和这一类麻布通常的印花相同，即使是妇女或者年青姑娘使用的提箱也用的是这种印花布衬里，事实上却不是这么一回事：那上面的花样设计既不是一束束的花，也不是一朵朵小花，而是一个一个的玩具娃娃，象儿童卧房里窗帘上的花样一样。可是，如果你不是凑得很近，却看不出来，只看见乳白色的布上点缀着颜色鲜明的斑点——也可以看作是一束束花朵。箱子里有一本中等开本的备忘录，几份说明书和八十九只手表，每十只一盒，嵌在九块长方形的硬纸板里，其中一块硬纸板里有一只表的位置已经空了。